

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

XIANDAI HANYU FANWENJU YANJIU

殷树林◆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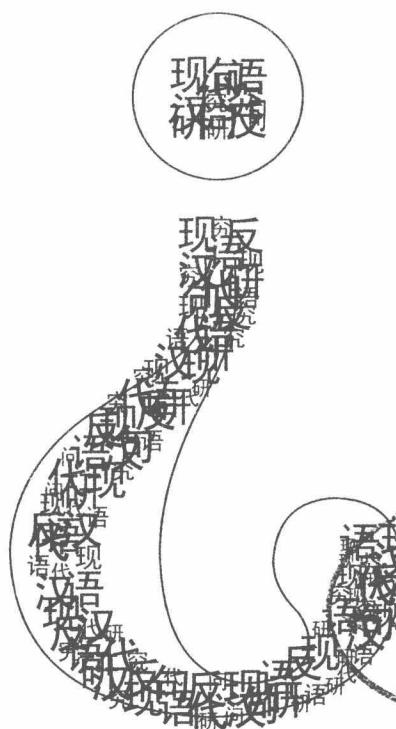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

XIANDAI HANYU FANWENJU YANJIU

殷树林◆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殷树林著.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81129 - 235 - 0

I . ①现… II . ①殷… III . ①汉语 - 句法 - 研分
IV . ①H146.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7576 号

责任编辑：管小其

封面设计：张广东

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

XIANDAI HANYU FANWENJU YANJIU

殷树林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邮编 150080

电 话 0451 - 866086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mm × 980 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8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235 - 0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欢迎访问黑龙江大学出版社网站:www. hljupress. 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殷树林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即将付梓。树林让写几句话,起先我表示不敢当,最终还是应承了下来。个中缘由,看完读者也就知道了。

综观其荦荦大端,全书可以说是多有创获,尤以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称道:一、主张区分隐性应答和显性应答,然后进一步区分了回答句和回应句这两种不同的显性应答,对现代汉语反问句的应答系统作了全面的考察。二、对国内外关于反问句的语用价值的观点作了梳理,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反问句的语用价值是诱导说服和礼貌作用。我们认为这是目前最合理的解释。三、认为反问句有3个基本特征,即无疑而问、不需回答和表示否定,首次对询问句特有的句法结构和反问句特有的句法结构作了全面的调查分析。四、尝试对汉语反问句和英语反问句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二者有相同之处,但差异也很明显。五、将宏观考察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首次全面地研究了30多种具体类型的反问句。

书中是否有百密一疏还需要精心打磨的地方呢?也许有。例如第八章“‘何’类反问句”中作者举了一个自拟的例子:

* 笛耳,以你说吧,还在求学期间,何苦穿高跟鞋?

与《老舍选集》的用例(和上例相同,只是“何苦”原为“何必”)比较,认为在含“还在求学期间”的语境中只能用“何必”,用“何苦”是错

的，“何必”语气轻，“何苦”语气重。我想，如果针对“穿高跟鞋为了赶时髦”，可能用“何必”适合些；如果针对“穿高跟鞋经常崴脚”，未见得不能用“何苦”。再说，不同的人心理感受也不一样，用“何必”还是“何苦”是不宜轻易下断语的。最多只能说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用“何必”，不能说用“何苦”就不可接受。不知树林与读者以为然否。

从事语言研究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共识，描写和解释均非易事。我想谈一点自己的体会。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曾认为“从他们学得一些习惯”是不合格的，“他们”后边要加“那儿”构成处所词语。（详见拙文《现代汉语方位词的语法功能》，《中国语文》1984 年第 3 期）这也符合《现代汉语八百词》的观点，该书在讲到介词“从”的语法功能时所列的第一条是“表示起点”，下面的第一点是“指处所、来源。跟处所词语、方位词语组合”。举的例子如“邮局从这儿往南去／知识从实践中来”等等。我们说的那个不合格的句子正是这种用法，而“他们”既不是处所词语，也不是方位词语，所以判为误用。后来有人对此产生了疑问，举了几个书面例证，如：

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就是从这些反动家伙学来的。（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显然，“反动家伙”不表处所和方位。（详见吕文华《“从”的指人宾语之后要带“这儿／那儿”吗？》，《中国语文天地》1987 年第 2 期）我自己也不断收集到这类用例，如：

我推荐它是因为我们还可以从它学到些东西。（《马氏文通·重印〈马氏文通〉序》）

等等。对待这些语言事实，必须作出解释。后来，我修正了自己过去的观点，将上述情况表述如下：“从 + 名词（± 方位词）”结构，当“从”指处所、来源时，一般跟处所词语、方位词语组合，如果其后的中心动词是表示获取义的内向动词，则跟处所词语、方位词语组合虽为通常

的用法,但不具有强制性。(详见拙文《现代汉语方位词语法功能补议》,《中国语文》2007年第1期)尽管如此,仍是惶恐不安,不知道自己的反思离真知是不是更近了一点儿?说到这儿,我想起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震前若能根据什么现象作出解释,提早预告,减轻灾情多好!唐山大地震前,鸡和老鼠骚动不安,有人说这是前兆,但汶川地震前它们没有动静。当时听到议论,说震区(如绵竹)出现“蟾蜍游街”事件,这是前兆,为什么有关部门不及时作出反应?去年6月份看到报道,2005年以来,这种事件全国记录在案的多达十余起,包括江苏、山东、吉林等地。研究者认为,如果“蟾蜍游街”预示地震,为什么震中汶川反而没出现?出现这种现象的其他地方为什么没有大地震?由此看来,人们容易发现事物之间表面的偶然相关,难以探寻它们之间内在的科学联系。掌握事实不易(理想的研究是“例”不全,不立“法”),解释就更难了!语言研究何尝不是如此。

殷树林博士的《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在1480张卡片约5000条例句的基础上,冥思苦索,几度增删,新意迭出,堪称这一领域中承上启下的精品。树林能取得如此佳绩,诚属意料之中的事。他给我的印象是好读书,求甚解,是一位当下有冥冥之志,日后必有昭昭之显的有为青年。新世纪初,我给他们上语法课,在介绍赵元任先生的思想观点时,有一处与原文有出入,树林当面指出来了,很令我欣喜。2003年初,我们请南京大学鲁国尧先生来院作有关音韵学的学术报告,会上树林向鲁先生请教了一些行内的有关问题。一个语法方向的研究生,对音韵学也多有涉猎,足见其博览群书,见多识广。树林毕业后,留校当教师,然后到福建师范大学读博士,又到南开大学读博士后,在语法方向上一路迅跑。他是一个在专业上善于设计自己的有正事的人,使我深深感到老师教学生,可授者规矩方圆,不可授者心营意造。树林的心计和勤奋使他几年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从2005年至

今不足 5 年的时间里,他发表了专业论文 25 篇,另有待发的 6 篇,其中 10 余篇发表在《语言教学与研究》、《汉语学习》、《语言科学》、《求是学刊》和《外语学刊》等 CSSCI 来源期刊。这些论文,涉及语法、语音、语言生活及汉英比较等诸多方面,既有传统意义上的再研究,也不乏语法化、话语标记和构式等时兴内容。树林是安徽滁州人,这不禁使人想起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树林这几年的科研成果不就像不舍昼夜奔泻的酿泉吗!

我和树林的缘分是多方面的。早在 1964 至 1966 年,我作为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到滁州地区搞过两期社教(又称四清运动)。2000 至 2003 年树林读硕士研究生,我忝列师席,给他们上过两门课。前两年文学院号召青年教师与老教师结成对子,树林找到我,我欣然同意。由于本人 1996 年冬突发高血压病,脑 CT 查出严重的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塞(俗称小中风),尔后在教学科研上是连滚带爬,日渐落伍。我与他虽结成对子,但谈不上对他有什么帮助,只是见面时鼓励几句而已,我戏称我们是假师傅出真徒弟。最难得的一层关系是和树林都是吕冀平先生的学生,从吕老师带硕士研究生来论,我是开门弟子,树林是关门弟子。今年是我校汉语言文字学(原现代汉语)专业设点招生三十周年,本专业是新时期首批硕士学位授权点之一。由于吕先生在学界的影响和学科同仁的通力合作,我们在新世纪又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在这儿,谨祝学科创始人吕冀平先生健康长寿。作为一个三十岁的青年,树林今年已晋升为副教授,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的研究项目,看到他的进步,真使人有“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如今也”的感慨。最后,把吕老师为我的《求真集:对汉语语法问题的一些思索》一书所写的序的结尾转赠给殷树林同志,只是名字作了改动:

树林才思敏捷，目光犀利，更重要的是耐得住坐冷板凳，以学术年
龄而论，他正富于春秋，我预期也深信他必将以更大的成果来为汉语
语法的学术研究增彩生辉！

邹韶华

2009 年 11 月 22 日于黑龙江大学

目 录

| | |
|------------------------|----|
| 前言 | 1 |
| 总 论 | |
| 第一章 关于反问句 | 15 |
| 一、反问句的性质特征和定义 | 15 |
| 二、反问句的范围 | 20 |
| 三、关于否定 | 41 |
| 四、结语 | 43 |
| 第二章 询问句和反问句的句法结构 | 44 |
| 一、询问句特有的句法结构 | 45 |
| 二、反问句特有的句法结构 | 50 |
| 三、结语 | 60 |
| 第三章 反问句的应答系统 | 61 |
| 一、答句研究及其相对滞后性 | 61 |
| 二、反问句的应答系统 | 66 |
| 三、结语 | 82 |
| 第四章 反问句的语用价值 | 84 |
| 一、已有研究评介 | 84 |
| 二、我们的观点 | 93 |
| 三、关于“强调”说 | 97 |

| | |
|---------------------------|------------|
| 四、结语 | 99 |
| 第五章 反问句的理解 | 100 |
| 一、关于“理解” | 100 |
| 二、已有研究 | 101 |
| 三、反问句的识别 | 103 |
| 四、句意的重构 | 115 |
| 五、结语 | 118 |
| 第六章 汉英反问句的比较 | 119 |
| 一、汉英反问句的内涵和外延 | 119 |
| 二、英语反问句的句法结构 | 120 |
| 三、汉英反问句使用的个案对比 | 123 |
| 四、结语 | 125 |

分 论

| | |
|--------------------------|------------|
| 第七章 是非型反问句 | 129 |
| 一、“难道”类反问句 | 129 |
| 二、“岂”类反问句 | 136 |
| 三、“还”类反问句 | 139 |
| 四、“又”类反问句 | 158 |
| 五、“就”类反问句 | 168 |
| 六、“也”类反问句 | 170 |
| 七、“不”、“没有”类反问句 | 172 |
| 八、“不是”类反问句 | 176 |
| 九、“以为 + 陈述小句?”类反问句 | 194 |
| 十、“V 得 C”类反问句 | 201 |
| 十一、“好意思”类反问句 | 203 |
| 十二、无标记是非型反问句 | 205 |

| | |
|--------------------------|-----|
| 第八章 特指型反问句 | 208 |
| 一、“哪”类反问句 | 208 |
| 二、“哪里”、“哪儿”类反问句 | 215 |
| 三、“谁”类反问句 | 218 |
| 四、“什么”类反问句 | 224 |
| 五、“何”类反问句 | 237 |
| 六、“怎么”类反问句 | 241 |
| 七、“干什么”类反问句 | 251 |
| 八、“为什么”类反问句 | 257 |
| 九、“多少”类反问句 | 261 |
| 十、“几”类反问句 | 262 |
| 十一、“焉”类反问句 | 264 |
| 十二、“凭什么”类反问句 | 265 |
| 十三、“怎么着”类反问句 | 268 |
| 第九章 选择型反问句和正反型反问句 | 270 |
| 一、选择型反问句 | 270 |
| 二、正反型反问句 | 279 |
| 三、“是不是”类反问句 | 288 |
| 第十章 几种特殊的反问句 | 291 |
| 一、“A 叫 BX?”反问兼语句 | 291 |
| 二、肯定条件类反问假设复句 | 292 |
| 三、确指类反问假设复句 | 294 |
| 四、“不 X, 还不 Y?”反问让步复句 | 297 |
| 五、肯定前项类反问选择复句 | 299 |
| 参考文献 | 301 |
| 后记 | 313 |

前　　言

一、汉语反问句研究发展概况

反问句通常认为是一种很有特点的疑问句，属于句子的语气范畴。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没有语法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人对反问句乃至整个语气问题一无所知。有些虚词与句子的语气关系密切，而虚词研究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古人对句子语气问题的研究就是在虚词研究的框架内进行的，这种语气研究紧密结合于虚词研究的状况就是在 19 世纪末汉语语法学产生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依然基本维持着。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吕叔湘、王力、高名凯等人的著作才开始将语气研究独立出来，语气研究从此确立了它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地位。这一转变的直接后果就是汉语反问句研究较之前大为深入。80 年代以后，除了许多语法和修辞著作中的相关内容，更是出现了几十篇与反问句研究相关或直接研究反问句的论文，甚至还有专门以反问句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反问句研究呈现出勃勃生机。下面，我们将反问句研究分为 3 个阶段，简要作一介绍。

(一) 步履艰难的孕育阶段(古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

王力指出：“语法在中国的语言研究中是一门新兴的学问，但是我

2 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

们不能说中国古代学者完全没有语法的概念。”^①就反问句而言，古人在对虚词的论述中就多有涉及。唐柳宗元在《答杜温夫书》中说：“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词’也；‘矣’‘耳’‘焉’‘也’者，‘决词’也。今生则一之。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语类且异，慎思之则一益也。”这里提到的“疑词”、“决词”的二分法，与后来马建忠把助词分为“传信”、“传疑”的做法惊人的一致。

元卢以纬在《助语辞》中对“岂”的分析是：“反说以见意，有如俗语‘那(上)里是’之意；或有如‘莫’字之意。韵书云：‘安也。’”^②可见，卢以纬已注意到“岂”所在的句子(反问句)的一个重要特点：反说以见意。

清康熙年间，王鸣昌、魏维新作《助语辞补议附录》。该附录按功用把助语辞分为：辨字决引、起语辞、接语辞、转语辞、衬语辞、束语辞、叹语辞和歇语辞。其中“接语辞”又分顺接和逆接两种。作者在逆接部分分析的大多数是表示反问的虚词，如：“岂，反诘之辞，反跌之辞，又断断不然之辞。”“宁，义在‘安’字、‘岂’字之间，但其文甚婉；又别作‘宁可’之‘宁’，愿辞也。”“岂必，反言不必如此也；凡‘讵必’、‘讵非’等仿此。”“焉能，反言不能也；凡‘何能’、‘安能’、‘乌能’、‘奚能’等仿此。”“抑何，转一层反诘之辞。”“不几，反言即至如此也。”^③这个附录在汉语反问句研究中至少有3点值得注意：

1. 虽然“反诘”的说法不是由该附录首次提出，但作者明确地、正确地指出某些虚词是“反诘之辞”。
2. 明确地、正确地指出反诘的语词所对应的陈述的意义，并用“反言”标志肯定否定的颠倒。
3. 把可以表示反诘的虚词汇集在一起，集中分析，并比较异同，这种做法是很有见地的。

《助语辞补议附录》出版16年后，袁仁林著《虚字说》一书。该书

① 王力：《汉语史稿》，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页。

② (元)卢以纬等：《助语辞》，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40页。

③ (元)卢以纬等：《助语辞》，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105页，第105~109页。

对一些可以表示反问的虚词也有很好的分析。现抄录几段：^①

“岂”“詎”二字，乃扭转之辞，扭反成正，扭正成反。亦带疑之辞，其句尾常与“乎”、“哉”、“耶”、“歛”四字头脚相应。量度其非然，“岂其然乎？”此带疑扭转。猜度其或然，“岂见及此歛？”此带疑不扭转。决断其不然，“岂曰友之云乎？”此扭转而不带疑。他如“岂非”“岂不”“岂犹”“岂是”“岂得”之类均属扭转。“詎”字，犹“岂”也。……“巨”即大也，反问之辞，正见其不能大也。如“奚詎”二字，谓忠孝固宜奉令，然一概从命，或陷不义，何得遽为大忠大孝？意在反问。

“宁”本即“安宁”字，有正用、反用之别。……反用则有“宁不”一项，乃冀望猜度、反诘见意，犹俗云难道安稳竟不如此。《诗》：“宁不我顾。”“宁不我报。”《注》解作“何”字，虽直接，然终不如带“难道”二字意者为得其用情之厚。又“宁非”字面，凡属反诘明意者，皆带“难道”二字口吻，皆反用也。

何、胡、奚、曷（古作害）、乌（古作恶）、焉（於虞切）、安、宁、遐（古用）、那（古用），十字皆“何”也。有疑用以审问，无疑用以批驳。……

从这几段引文至少可以得到以下认识：

1. 分析更加细致深入，如指出“岂”不但有反问用法，还有非反问用法。
2. 同样意识到反问句形式与意义的肯定否定颠倒，除“反诘”外，还有“反问”提法。
3. 对真假疑问句的功用作了概括。

刘淇的《助词辨略》和王引之的《经传释辞》在反问句的研究上没有什么突破，不再赘述。

由于助词是“华文所独”，所以马建忠在论述助词时无法模仿拉丁语法，只能汲取前人的虚词研究成果。《马氏文通》在虚字卷中讨论了传信助词和传疑助词。^② 传疑助词包括3种情况——“其为用有三：一则有疑问而用以设问者；一则无疑而用以拟议者；一则不疑而用以咏叹者。”其中“无疑而用以拟议者”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反问句。“夫

^① （清）袁仁林：《虚字说》，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2、88、121页。

^② 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61～377页。

4 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

拟议之句，本无可疑之端，而行文亦无句句僵说之法，往往信者疑之，而后信者愈信矣。”马建忠比前人更高明的是，他还深入到句法结构层面分析问题。马建忠指出，有些助拟议句兼用助词和疑难不定之状字，“而句意与状字，往往有反比例焉”，如《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的助拟议句只有助词，如《孟子·滕文公上》：“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

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则又回到了前人对虚词逐个训释的路子上。他在分析“乎”、“与欤”、“哉”、“耶”的用法时都明确地指出了它们的反诘用法。

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中对反问句的研究分散在他对副词和助词的分析中。他把疑问副词分为5种，其中第5种是表示反诘或反推，如：难道（难道……不成）、哪（哪有、哪里、岂有、岂）、莫不（莫不是、无乃、怕不）等。在助词部分讨论“表然否的疑问”时，作者说：“只要求答者对于所问的话决定是非然否（或自问而不决定），有时然否已决，故作反诘。”在举例后作者又提醒读者注意，“句中有否定副词‘没有’或‘不’字，就可以改作‘无疑而反问’的语气，须看上下语义而定”。如“你们的房钱不是加了两块了吗？”在接下来讨论“助抉择或寻求的疑问”时，作者进一步指出：“不但决定然否，还须要求答者选择其一（这是问所‘不定’），或寻出答案（这是问所‘不知’），有时也不求答复，但故为反诘。”从作者所举例句来看，作者这里讨论的反问句其实是特指型反问句，如“我哪里知道呢？”作者还认为，凡是反问句都不妨把问号改做感叹号。

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是从修辞学的角度观察反问句的。他称反问为激问，属于设问的一种。“胸中早有定见，话中故意设问的，名叫设问。这种设问，共分两类：（一）是为提醒下文而问的，这种设问必定有答案在它的下文；（二）是为激发本意而问的，我们称为激问，这种设问必定有答案在它的反面。”“修辞学上通常只承认这第二类激问为正式的设问。这类的设问，常以否定的形式表示肯定的意思，肯定的形式表示否定的意思。在所有的辞格中也是一种奇特的辞法，除了知切情急的特殊情况之外，总是不用它。”

(二) 成就巨大的成熟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

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单立一章，对汉语疑问句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描写，在反问句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作者科学地把“疑”和“问”区别开来，认为反问句是“不疑而故问的句子”，“有疑问之形而无疑问之实”。“反诘和询问是作用的不同，在句子的基本形式上并无分别，以前讲各类问句时所举的例句里很有些不是真正的询问而是反诘。反诘实在是一种否定的方式：反诘句里没有否定词，这句话的用意就在否定；反诘句里有否定词，这句话的用意就在肯定。特指问和是非问都可以用作反诘句，而以是非问的作用为最明显。”作者对几类疑问句作反问句的情况分别作了考察。如：“以下是用是非问反诘而意在否定的例子，句中常用‘难道’；我们也可以用‘难道’的句子多半是反诘。”“反诘句中原有否定词，意在肯定。”“用‘谁’、‘什么’、‘怎么’等等造成的特指问句，可以作反诘用，可是这些特指词本身的意义并无多大改变。用‘哪儿’造成的问句，却往往跟方所观念渺不相关，变成一个专作反诘用的词。我们很可以把这个‘哪儿’分开，作为一个逻辑性的疑问指称词。”“抉择式和反复式是非问句，因为都是两歧的形式，反诘的语气不显，但事实上也可以不是真正的询问，说话的人在两方面还是有所可否。”从广度说，作者把反问句放到整个疑问句的大环境中来研究，不仅有理论上的总结，而且对各类疑问句作反问句的情况作了考察；不仅分析了白话的情况，还把白话与文言进行了比较研究。从深度上说，不仅在丰富的例证基础上有精到的总结，还有对一些词语的特性的分析（如“哪儿”）。

总之，《中国文法要略》是一部承前启后的著作，为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关于反问句的论述见于他对语气的研究。他把现代汉语的语气分为12类，其中第5类就是反诘语气。“凡无疑而问，为的是加重语意，或表示责难，叫做反诘语气。”作者讨论了“不成”、“难道”、“岂”、“何尝”、“何不”、“何必”、“何妨”、“何况”等“反诘性的末品”。王力认为：“一切的疑问式都可以当反诘用；这是可

6 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

以由上下文观察出来的。”他列举了有“吗”的句子、“吗”字省略的句子、有“呢”的句子、“呢”字省略的句子和用“可”的句子加以说明。在接下来的“语气末品”一节里，用末品表示语气的最后一类就是反诘语气。作者分析了两个末品“难道”和“岂”的不同之处。

高名凯在《汉语语法论》中对反问句的研究见于他对疑惑命题的研究。他的疑惑命题实际上包括两类：传疑命题和反诘命题。反诘命题又有3类：应用反诘虚词的、用否定式询问的和混合式。对每类反诘命题，作者都举了若干古文和口语的例子。作者还指出一种假疑惑命题，或询问命题。这种命题大部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特指型反问句。最后，作者对汉语的疑惑词进行了简要分析，重点探讨了“难道”的来源。

吕叔湘的《语法学习》和张志公的《语法学习讲话》是两本普及性很强的语法读物。两本书虽都提到了反问句，但很简略。值得注意的是，后者提到了反问句的作用：“……反问的作用在于引起别人的思考，有的并且带有质问或者驳斥的意味。”

初中《汉语》也有两处涉及反问句。一处是关于疑问代词的，“有时候疑问代词可以用来表示反诘或强调。这样用只是故意反问，不要求回答，句末宜用叹号或者句号，虽然也有仍用问号的”^①。另一处是在分析句类时涉及的，“疑问句不管是表示疑问的，还是表示猜想的，都期望听的人回答。也有时候，用的是疑问句，可是并不期待听的人回答。……这类的疑问句目的在于强调。强调的意味常常由于句子用了‘难道’这类的词更加显著。感叹意味强的，句末可以用感叹号”^②。

丁声树等在《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中对反问进行了界定：“说话的人并无所疑，只是用问句的形式表示肯定或否定。”认为反问句与其相应的陈述句的区别是更有力量，反问句与疑问句形式上没有不同。该书还对各个类型的问句作反问句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内容整体上颇似

^① 庄文中：《张志公汉语语法教学论著选》，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② 庄文中：《张志公汉语语法教学论著选》，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144页。